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五

遷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三

唐文

先聖文宣王廟碑

柳子厚

此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是柳州文宣王廟

更移在他州不得

所以尊天子文以尊唐可謂一勝兩中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推髻上音提下音計

卉裳攻劫聞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

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孝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

旋辟唯水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

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莫

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于

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儼即就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

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

慶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

聖言今夫子代年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邠人去其陋

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

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

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

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求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摭擊辨難之跡沈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廢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

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一作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因子作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其時暗以一作諸侯不能以一作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一作也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一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史索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闢暴虐自非中遣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辜

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
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
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
有誠一作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
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
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
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
一無十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
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曠曠軒天地者決必不
一無字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
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斥鬼神事眇茫
荒惑無可唯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李
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上口翻下自謂
正直行行下浪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
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
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
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一無當為而不
為又誘一作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
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曉警深切詞氣勁拔開闔曲盡其妙所恨不

厲聲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

溪上池西小立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

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

時既言皆沮然眇眇切下洛代思有以已兄用

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

甚快辯伏觀足貌笑口頤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

樛女執切燥濕與吹飲多寔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

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

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擊堅鳴鍾鼓以進

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

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而以為得

恒又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

哉今愚甚誦亦齟齬口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

款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厲歟若愚皆不言

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

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

傳其譜讀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切詭詭切

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

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

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少

長則嗜書又見有孝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
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必自又法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
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從而理逆卒為
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
日夜弊歲紀愈踈而不近也應完所師傳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
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三日
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以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
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
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
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足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
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子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
曰孰為李睦州密者今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
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
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
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史者則將
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籬者
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
皆右袒矣其利是利害之原然則利害之原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
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內子姓

親昵欲又存其恩感亦只一後僕妾欲又存其主將率胥吏欲
又存其勢亦只一欲速去其害見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
又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
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
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
大豕封羣羊以為兄餼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
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醢醢味也款倉之粟以
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醉飽謳歌愉懌訖歡流聲譽於無窮哥功烈於不刊
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悻悻焉膏日

六

綴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悉所凌
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某再拜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三

白雲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四

唐文

荅韋中立書

柳子厚

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
一一可考韓退之與本朝老蘇陳後山凡
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
與自得處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厚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
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
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
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師諱笑之以為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
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
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
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
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
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
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

以大世當用之人也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以術怪於羣自以召

聞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奈心居南中九年增脚

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啾啾交若早暮啾音佛也吾耳

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

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

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

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

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無語然京兆尹鄭叔

則佛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

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

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

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

者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

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

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

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

文章以辭為士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為炳炳

烺烺音明兒務采色夸声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

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

心掉喘吊之懼其剽而不留也亦言敢以念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直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洙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平觀焉

段太尉逸事狀

筆力老健真有作史手段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嘗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賺音賺不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金南音輔音正音作音輔音鑿音盜音劫音浪音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音擗音江殺音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大尉自州

本置案

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冠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人皆斷頭注有音朔也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洗切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碎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碎去解佩刀選老嫗補結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

後詳書當知此

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

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寒天地當務在此句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各

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

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

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

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暗舖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

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示以甲軍中晞不解衣戒候

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大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抵

切信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心是歲

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謏謏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

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大尉大尉判狀辭甚巽

使人求諭謏謏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

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大尉大泣

曰我乃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曰

夕自哺音哺也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謏大罵曰汝誠人

耶涇州野如積積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

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

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

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

不愧奴隸耶謏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

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大尉自涇州以司

農徵戒其族過岐音其朱泚泚音泚幸致貨幣慎勿納

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大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

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

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

反大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
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

邠蔡間過真定北上馬嶺遷亭郭成保竊好問老校
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一本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
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
備得太尉遺事應接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
敢以狀私於執事

荅許京兆書

規模從司馬子長荅任安書來子厚自知不
合附麗而終以王叔文等為可以興堯舜之
道其迷而不反者歟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

卷之十四

六

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羣疑當道誠
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
所集痞癰部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
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
宥欲使膏肓音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
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謂字可以共立仁
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勳或作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
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
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阨塞五結兀事既壅
隔狠忤貴近狂踈繆交蹈不測之辜羣言涕騰思神交

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其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讀以此大罪之
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使一作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
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文人所聞見不敢為他
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
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
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廂以希
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一作不但欲一心
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
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
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

宋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則絃
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
痛恨心腸沸熱氣氣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
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
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一作無惻惻
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
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托村鄰
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
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
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
地想田野道路十文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立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
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累暗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
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滴洗沐盥漱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
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
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
分明辯別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
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姑候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
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免范痤城駟危以生易死崩苦怪通據鼎
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質終取將相鄒陽獄中
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
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奇
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暗暗怯洪暗忍切於下才末
伎又嬰恐懼痼疾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

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志一作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
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
至底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
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
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
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翁嗣有可付託即真
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
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四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五

唐文

晉問

柳子厚

晉國之美多矣自山河而兵自兵而馬曰木
曰漁曰鹽一節細如一節至於晉文公之霸
業盛矣然以道觀之亦何足貴却有一項最
可貴者曰堯之遺風也至此則前面所奉可
以盡廢此是善占地步一著最高特地留在
後面說譬如賈人之善售物者必不肯先將
好底出來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

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

率綺切也

首陽起之黃河迤移尔切之大陸靡之或魏而高或呀

牙虛切

而淵景霍汾滄上焚下檜以經其壩如綠切若化若遷鈎

嬰蟬然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

高壯則騰突撐拒聳五交切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

嗥音豪終古而不去擢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

就壓振振業業觀闕蹠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

緣紆徐夷延若飛戴戴同余專切之翔舞泗水之容與以稼

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

以之阜其河則溥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

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大華運肘東指混濱后

土濱音勃切蜀麋沸龜鼉詭恠于于汨汨騰倒軼一作

越委泊湮湮音呼切呼合納摧雜失墜其所澆激則

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一作風撼鷁于岷音崩石

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按湖平泊明洞踏者弥数千里

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轆之所負撞撞之所御鱗川林

壑隴雲道兩瞬目而下者榛榛法云百舍一赴若是何

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

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

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籍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城內器備以充

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又有為鏑一字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

伏蚩尤肅肅裊裊山宜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

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

繁浩浩弈弈淋淋滌滌焚焚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

者膽掉日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

盡白日規為小錄雲破霄跼都隄墜飛鳥弓人之弓

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服

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警質群夷枝擊節制聞於天下

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

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

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美觀也先較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

在晉所謂馬之產也

是產土寒氣勁崖坻谷裂草木

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

師師號號音號溶溶音溶紘紘

輻輳音輻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醜音醜墮墮音墮然而

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煌煌下進下止下伏下起

下奔下躋音躋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

不止羣飲源橋廻食野赭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

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恂恂開合萬狀喜者鵠

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千里相角風驟霧鬣斷峭山

抉壑耳搖層雲腹捎衆木寂寥遠游不夕而復獲地跳

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闕目相馴音馴聚洩更嘯昂首張

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音齧下沒蟻雜螽集啾啾

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

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苟息御以玉良超以泥鞅音鞅以祭

鉞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

子不聞乎故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

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

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鴻內貞潘液不

行乃堅乃良禹工與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歇傾礮壑

之紆縈凌嶺岼之杪顛漱泉涯之淦坵音坵南澮根絞怪石

不上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

丹披虹霓聲振連岫柿填層谿丁丁艸筮登登破破發

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瀟瀟瀟瀟瀟瀟瀟瀟瀟
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闐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岷峭
殺摧崕峽北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鷗
鵠鷺鷁號鳴飛翔龜豕虎兕奔觸龍蟠標伏無所入漚無
所脫然後漸度收羅捐危顛交繁柯象水潦之波以入
于河而流焉濫突肆邛兀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
梁大海抵曲鱗蹙匯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
下夫龍門之懸水招拉頽踏掙首軒尾瀕入重淵不知
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渟既平弥望悠焉
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聳崕穿雲蔽日渙
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

叢臺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

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
上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
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虜祁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大用左傳中字迎濤波羅壘津涯千里雷馳重馬
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畧大畧斷流脩網豆山罽留
麗聖織紅其間巨舟軒昂仡仡迴環水師更呼聲裂商
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鱗白鼈逐毒
螭叱馮夷立水涓搜撻流離捩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
弥圍掉躡擁躡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
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摘竒文出怪鱗

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
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轡切充切莫保龍籍
甘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魃鱗
鯉鱉魴鱖之瑣屑殘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
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饕餮醒高鳥鹵聞鱸
炙之美則掩鼻蹙頰賤其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
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
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荷氏之塩晉寶之大也人之類之與穀同化若
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畝之交錯
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勻勻渙兮鱗鱗漣漣紛屬不知其

垠俄然决源醜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脉寫

膏浸集濕滑汨彌高掩庠漫壠冒塊决决没没遠近混
會抵值堤防澗瀛霈澱偃然成淵濟然成川觀之者徒

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鹿甘鹵密起孕靈
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汎詭廻眸一瞬積雪百

里晶晶糊了暮暮奮憤離析鍛圭一槌璧眩轉的礫乍似
隕星及地明激相射冰裂電碎嶺巖從增益大者印累小

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日明熠煜螢駭電走巨步
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欵合集而堆之浩浩乎懸圃

之巍巍激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泚灘駭化變之神奇卒
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去秦隴南過樊鄧其

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
兵食以正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
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賢則公室不貧豈謂是
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
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
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
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
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述以為侯伯齊盟
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
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

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
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
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牛餼饋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儀象畢出犒
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計
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張旆之則畏其號令
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歡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
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
大利以自嚮而撻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沫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遠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舉其之至政如此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溢讓則遵分而進善其

道不聞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乞巧文

當與送窮文相對看然退之之固窮乃其真情子厚抱拙終身豈其本心歟看他詰難過度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媻延餌仍更馨香蔬菓交羅挿竹垂綬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

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僅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此折偃僕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轉旋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石梁歎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續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前而一句是與文選言其良幸也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蒼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前匍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嗔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狺狺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未徐徐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濛左低右昂闖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奮於
臣臣相使臣沾臣煦臣香臣水臣鸞臣悉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
搖唇臣一發臣徑臣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
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皆
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
偶抽黃對白吟吟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沉羽振
聲黃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弱臣心使甘老醜驚
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勞羅萬金不鬻
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感喙唾曾歐大赦而
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界獨何酷
狀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
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
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笑捧卷精為世所賢公侯
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手
持絳節而來言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
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
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濟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
中心已定胡妄而祈聖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此亦自古道理為大失
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
天之所命不此亦自古道理出黃泣拜收受初悲後釋抱拙終身以
死誰傷

子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六

唐文

答皇甫湜書

李習之

觀翔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
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
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眾亦未
信祇足以招謗什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
一官二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媿僕性不解諂佞坐不能
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下亦抱岳在外故

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

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此其所以作史也蓋道德充

積既推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耻灰然而泯又無

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

耀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

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

者當以史筆自任來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

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

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

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發明人解人及敘述高簡之工故

李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星孰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夏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好流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效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茲謂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翔心也僕又來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皆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子不遇乎可馬遷則曰成一大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宋朝文

待漏院記

王黃州

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
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臣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曦二鑿鑿金門未闢

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

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

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二待

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迹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

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

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燕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

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間然言進諂容以媚之
心怡二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舉首相君言焉時君
感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
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万人之命
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吝旅進旅退切位而
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備爲
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似箴賦

壽域碑

王黃州

此篇造語新奇

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板築不金乎城不湯乎
池晝無鍵而閉夜無柝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

蠻狄五嶽其雉堞四溟其溝隍天地離合我其倚鋪春

秋啓閉我其門戶入是域也幼者茁二壯者怡二老者

熙二悉無中絕咸路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

木德爲板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謀乎溝隍恭乎

倚鋪儉乎門戶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

氏之臺廣狹法華胥之國崇二焉屹二焉信善建而不

拔者也泊霸道其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爲風雨以

毀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騷

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蜂起駁

絃角張刑策蔽空憲網結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

開拓疆場肆放侵伐

霜塗草東鱗集鯨吞鼓傾

食張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陰陽舛錯氣疾勃亂
冬煥夏燻煙蒸霧瘴興瘥作疹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
以天而死者毒螫孔熾猛鷲勃興山貙搏人水蟲射影
海蟻蛟螭陸走蛇蠍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由是王
者患民之無壽也率引年之典行養老之風乞言於東
序展禮於南屏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緇
絲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穀哉非車不安于是乎錫
之以几杖斯亦得其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
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耳其或捐金于山沈珠于泉禁
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返淳則無法死
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
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調律曆端正節候
率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六氣斯順兆人克寧則無天
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若之物免逢旃
之患彼怪斯露厥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
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
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
于今世矣其亦壽域中之一民耳知我帝力得無述焉
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也頌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
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姦址賊民欲壽
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處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曾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万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楹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

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只是致憂樂不在己則在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答趙元昊書

范文正公

反覆攻擊既不失中國之體亦不失夷狄之心

最宜詳味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為
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獲此山河之大旌旗車
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拍晉文之盛無
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
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
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
民為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
功也自先大王薨背 今皇震悼累日嗚呼遣使行吊
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

大正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
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
不驚憤請以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
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
之人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
視雖切諸番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
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發耒織
者廢耨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戢守之人日夜
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為之流涕智
士為之扼腕 天子遣仲淹經畧西事而命之曰有征
無戰不殺非草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

敢不夙夜干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
累甚未副 天子之意仰漚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
同事於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
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
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
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
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
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
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
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王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
有功三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
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
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
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
洶洶羣雄咆哮日尋于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
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譴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
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
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祖
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
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

漢世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

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

正萬邦兩越納疆并晉就縛東其宗皇帝奉天體道清

亦無心以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

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留靈雖死必赦

故四海之心望如少冊此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

之朝也仲淹料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

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

二年于效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

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說母乃異乎今天下以平人人泰然不晉

戰鬪不也紀律劉平之徒忠取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

賀者尊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

界若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弱

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

未能入賀蘭之君牧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

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念皇帝

文十六

九

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
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
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
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
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
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
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眾
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帶以名諱之可汗之稱
尚有可稽於本國諱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以名諱之二也但臣
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遠天下之兵使
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以利害言之三也
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以利害言之賜為
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口稱蕃吏之職以避中
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
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
也昨有邊臣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
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
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
在大王國者朝廷不裁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
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
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化具有無交

身者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
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
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
心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勅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

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

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々江水泱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迂齋先生標語

古文訣卷之十六

